

中国工人出版社



● 鳄鱼丛书

死案

● 罗锐 著



I247.7
84

020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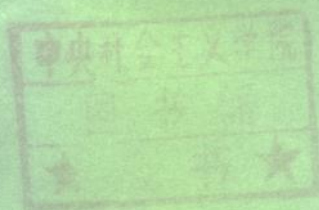


200300156

● 鳄鱼丛书

死案

● 罗锐 著



(京)新登字145号

死 案

罗锐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安外六铺炕）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怀柔东晓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12.875 字数：210

1992年7月第1版 1992年7月 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7395册

ISBN 7-5008-1055-5/I·256 定价：5.40元

目 录

新 生	1
一品香	27
马福利下乡	40
朱玉珍	55
棋 道	73
寒夜，有一束灯光	85
在遗体旁	101
《PMT 心理学》研究	122
龙 道（旧京都风情录之一）	141
绝 技（旧京都风情录之二）	159
院 落（旧京都风情录之三）	178
鸳鸯扣	194
市 场	266
死 案	333
后 记	407

新 生

我一头扑在妈妈怀里，低声啜泣起来。妈妈疼爱地抚摸着我的肩膀，理着我的乱发，说：“总算把你盼回来了。要是你爸爸在，哎——”她泪噎咽喉，泣不成声，“你爸爸临死时还惦念着你，念叨着你最爱吃的……”话没说完，妈妈突然朝里屋喊道：“建民，你妹妹回来了。”

哥哥慢腾腾地走出来，坐进沙发里，双手托着下巴。

“哥哥，你不舒服？”我关心地坐在他身旁。

“有点头疼。”他看了看我，勉强一笑。

妈妈流露出不满的神色。我忙缓和地说：“哥哥，这几年你可胖多了。”

“咳，心宽体胖呗！”

“帮帮忙吧，大少爷！”妈妈不耐烦地说，“快削几个好苹果，午饭再添个你妹妹最爱吃的拔丝苹果。”末了又转向我，神色黯然地说，“这也是你爸

爸生前的心思。”

我泪眼模糊地仰望着爸爸的遗像，心潮奔涌。

午饭是丰盛的。特别是那盘拔丝苹果，它引起了我美好的回忆。我不忍心吃，双手恭恭敬敬地捧起，放在爸爸的遗像前。我含泪望着照片，那慈祥而责备的目光，好像在说：“我这个‘走资派’熬住了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迎得了解放，昭雪了冤案，咱们家本该皆大欢喜，你却误入歧途，使我们生不能团聚，死不能告别，你呀，你……”我忍不住大放悲声，在心里请求爸爸的宽恕。

妈妈把我拉回饭桌前，安慰说：“别难过，孩子，挺起身来，给你爸争口气。‘四人帮’倒了台，一切都变了，人们会正确对待你的。”

哥哥在一旁冷漠地摇摇头，又夹了两筷子菜，只顾低头吃着。

望着哥哥的神态，妈妈赌气地站起来：“你不信吗？我这里有一份市青少年教育办公室苏主任的专题讲话。”说着就要去拿。

哥哥忙点头说：“相信，相信。不要说是苏主任讲的，就是李主任、王主任、所有头头讲的我一概都相信。”说完推开饭碗，擦擦嘴，就要退席。妈妈一把拉住他，从口袋里掏出两张电影票，说：“今晚七点半的，陪妹妹去看看《望乡》。”

哥哥不情愿地接过电影票，旋即从中撕开，递

给我一张，说：“下午我还有点事，万一回来晚了，不要等我。”说完，急匆匆地走出门去。

望着他远去的背影，我委屈的泪水大颗大颗地滴落在电影票上。

午饭后，妈妈到她屋里休息，我便在那张专为我准备的单人床上躺下。然而，睡意却消逝得无影无踪，思潮翻腾着。从刚有记忆的美好童年，到离开父母的孤孤单单；从结拜那帮干姊妹，到牢房中认识那位大姐……这一切，又逼真，又恍惚，又清晰，又朦胧。

“笃、笃、笃”，一阵敲门声响起。我从遐想中睁开双眼，忙去开门：“你找谁？”

“三姐，认不出了吗？我是小五啊！”

我“啊”了一声，顿时觉得一阵冷风穿透脊梁，两手僵硬地紧抓着门和门框，警惕地打量着这个昔日自称“五鼠闹东京”中的小老弟。八年前，正是他们一伙，救下了我这个靠典卖爸妈衣物、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少女，也是他们把我引向罪恶的深渊。

“嘻嘻……”小五流里流气地说，“三姐，你瞧外边多冷，就不怕冻坏了老弟。”说着，硬推开房门挤进屋里，搓了搓冻红的手。又在嘴边哈了口气，“大伙扳着指头算，约摸这几天你该回来了。早晨你一到家，我们就发现了，大哥派我先来问个好。”

“有什么好问的，我还不是我，一个劳改释放犯。”我没好气地说。

“三姐，你别生气。”小五向前凑了凑，“你为姊妹们坐了三年牢，这恩德谁不刻在心上。就凭这一点，今后咱姊妹都得看着你的脸说话。这不，先叫我送来20张‘紫货头’，让你保养保养。”他边说边掏出一叠子钱。“明天大哥做东，在‘友谊’饭庄包了一桌最好的酒席给你接风，菜谱都定了，你最爱吃的拔丝苹果要了两份。”

我强忍住气，把他递过来的钱拨向一边，说：“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咱们都还年轻。在监狱里我遇到一位可敬的大姐，她使我懂得了应该怎样做人。”

“监狱里还有好人？”小五嘲笑说。

“是顶好的好人！”我耐着性子，准备继续讲下去，希望我启蒙老师的话能在他那荒芜的心灵中激起浪花，认识到前一段生活的肮脏。没想到他摆摆手说：“以后有空再上政治课吧。”说着又将钱递了过来。我火了，气冲冲地说：“别说20张，就是200张我也不要！”

“三姐，我知道这钱太少了。”他眨巴眨巴眼睛，说，“伯父平反昭雪了，伯母恢复了工作，比不得前几年，还能把这看在眼里？不过——千里送鹅毛，这可是礼轻仁义重啊！”

这几句弦外有音的话刺痛了我，我挥手指着门外：“你回去告诉他们几个，就说那个江欣丽已经死了，要感恩戴德，就立个牌位烧香磕头去吧！”

可能由于我太激动，使得小五吃惊又惶惑，不相信这话会出自我的口中。他那本来一直嘻笑的脸，活像一张受潮而凸凹不平的鼓皮，经火一烤，一下子绷得紧紧的，话头也开始软下来：“三姐，别……别生气，老弟说话没准，你多包涵点，钱还是收下吧。大哥他们的脾气你是知道的，若不收下我咋交差？”他乞求的声音里带着哭腔。

他交不了差的处境我想象得出来，也曾不止一次领教过。但是，我仍背转过身去。

“三姐，你要是不收下，我就跪死在你跟前。”说着，“噗通”一声跪在地上。这在我们干姊妹中司空见惯，眼前却把我弄得手足无措。

恰在这时，另间屋里响起妈妈起床的脚步声，我如获大赦似地警告小五说：“俺妈起来了。”这句话真灵，他急忙爬起来，丢下那叠子钱，拉开屋门就跑。我拾起钱使劲扔了出去。

撵走了小五，我说不出自己是胜利还是失败，只觉得被一口气噎住，转身扑在床上，拉开被子蒙头呜咽起来。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昏昏入睡，而且做了一个离奇的梦。梦中我参加了一个公判大会，看

见小五他们几个被五花大绑着押往刑场。我心里那股子高兴劲就甭说了，因为从此再也不会有人纠缠我，我可以安稳、愉快地开始自己的新生活。

突然，妈妈的说话声把我从梦中惊醒：“这闺女，睡觉还是那样不安生。”妈妈说着弯腰把那一半已坠在地上的新被子掖好。

我睡眼惺忪地笑了笑，把那个梦讲给妈妈听。想着她一定会说我幼稚可笑，谁知她却认认真真地说：“这都是林彪、‘四人帮’造的孽，害了你们这一代呀！”大概是怕勾起往事使我难过，她立即转了话头，“快起来吃晚饭吧，待会还要去看电影哩。”

我这才发现夜幕降临，屋里电灯雪亮，忙下床问道：“俺哥还没回来？”

妈妈长叹一声：“也难怪我近来老对他发脾气，这几年他变得太不像话了。现在不回来，还不是又去喝酒了。”妈妈说着端出做好的晚饭，我草草吃了点，就向电影院走去。

进电影院刚找好座位，电影便开映了。身旁空着哥哥的位置。由于很少看电影，或者根本就没看过外国电影的缘故吧，我很快被那动人的情节所吸引。当看到亲如手足的哥哥因为没有追赶上阿琦而悔恨地一镰刀砍在自己腿上，鲜红的血顿时渗出时，我难过得掉下了眼泪。当看到阿琦历尽人间凄苦，高兴地回到盼望已久的故乡，反而遭到哥哥的白眼，如

痴似疯地在海边狂笑时，我禁不住打了个寒颤。我又瞅瞅身旁的空位，哥哥还没有来。电影再也看不下去了，我满脑子都是哥哥、哥哥。好不容易熬到电影结束，我心情沮丧地走出了电影院。

冬夜，风怪声怪气地叫着，摇撼着光秃秃的枯枝，显得萧瑟、凄凉。我忙将头巾掖紧，踏着冰碴儿走进了回家必经的小巷。不知为啥，来时明亮的路灯这会全灭了，我心里紧张起来，不由得加快了脚步。

这时，黑暗中突然传来了小五的声音：“你们看，咱姊妹五个又到齐了！”

真是怕鬼偏遇鬼。我毛骨悚然地停住脚步，望着他们几个向我靠近，气忿地说：“你们想干什么？”

“啊哟，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这是那位二姐娇滴滴的声音。她靠近我身边，把怀里抱的衣服抖开，故作娇态地说：“三妹，你看，这是二姐送给你的礼物，最时髦的，‘真由美’式的皮茄克。”说着就往我身上披。

“谢谢，我再也不赶时髦了。”我推开了她手中的皮茄克。

她并不生气，依旧婉言相劝：“三妹，别负气了，你坐三年牢，俺们也没滑掉啊，拘留的拘留，强劳的强劳。不管怎样，今天又一个不少，五个全到。”说完，笑出了声。

“既然都受了教育，咱们就重新做人不好吗？”我诚挚地说。

“我的傻妹妹，”这瓮声瓮气的不用说是“老大”的声音，“别说梦话了。什么重新做人，谁会相信咱们能变好啊！劳改释放犯这顶帽子，只有到了火葬场才能烧掉。”

“不，不见得。”我分辩说，“在监狱里我遇见的一位大姐说，我们走上犯罪道路是因为受了林彪、‘四人帮’的毒害，现在他们都垮台了，我们应该……”还没等我说完，小五打断我的话说：“你就那么几句车轱辘话，我都会背了。你干脆点，是落窝还是想飞？”说着向我逼近了一步。我没有勇气拒绝，也不甘心任其摆布。这时，我真恨我那哥哥，为啥不陪妹妹看电影，要是他在，哪会被动到这个地步！眼下，在小五拳头的威逼下，我只有一步步后退，一直退到一个死角。我一横心，用头将小五撞了个踉跄，拚命高喊：“抓流氓——”喊声未落，一个耳光打得我两眼直冒金星，刹那间天旋地转。

这时，猛听见一声：“不许耍流氓！”一个身影大步跨到小五跟前。我像溺水人抓到救生圈似的，忙躲在这人身后。

“大路朝天，各走半边。走开走开！”小五又要上前拉我，被陌生人拦住，声色俱厉地说，“这是劳动人民的天下，不许你们横行霸道！”

“呵！这小子吃豹子胆了，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

“不识字也摸摸招牌，别瞎闯乱碰的。”

他们几个一哄而上。小五一看到有人助威，一下子抖了精神，猛地从腰间抽出明晃晃的匕首，说：“你自讨苦吃，老子就叫你尝尝！”

剑拔弩张，我不忍心让一个萍水相逢的陌生人为我横遭毒手，忙从他身后闪到他前面，两臂横伸拦住小五，放软了话头：“冤有头，债有主，别伤无辜。”话音刚落，我被陌生人推到一边，只见他飞起一脚，踢掉小五手中的匕首，就势把他摔了个嘴啃泥，然后手指着另外三个人说：“谁还愿意试试，往前来！”

他们几个虽然骂骂咧咧的不服输，却都一步步往后退，扎好逃跑的架势。这时小五已爬起来，随着他们几个一起溜跑了。

我呆呆地望着这戏剧性的一幕，竟一句话也说不出。还是那位陌生人走到我跟前说：“这些小流氓，就是欺软怕硬。别害怕，我送你回家。”

我默默地点点头，顺从地跟着他向家里走去，直到望见院里射出的一缕灯光，悬着的心才有了着落。借助亮光，我打量了一下这位恩人，奇怪，面庞竟是如此熟悉，特别是那双闪烁着热情火焰的大眼，高高的鼻梁，微翘的嘴角。可在哪里见过呢？一时又

想不起来。

到了家门口，我邀他进屋暖和一下再走，他憨笑谢绝，快步消逝在寒夜中。这时我猛然想起还没有问一问他的名姓，忙撵了几步，大声喊道：“同志——你贵姓——”然而，所得到的却是小巷中空旷的回音和一阵寒风的啸叫。

对于这次路劫，妈妈狠狠地数落了哥哥一顿，也鼓励了我一番。为了减少舆论压力，避免小五他们的扯捞，妈妈又苦费心思地调换了住房，并把我终日圈在家里，还找来一些书报杂志，帮我填补一下几年来脑子里留下的空白，自然也少不了连疼带爱地开导我。

一个月后，妈妈给我领回了就业通知书。我像一只破笼而出的鸟，欢快地飞向工作单位。

来到劳资科，一位姓郑的科长分外热情地接待了我。他约摸有四十多岁，面部清癯，两腮是青青的胡茬子，眯细的眼睛，微翘的鼻梁，将整个面部装点得庄重，温厚。他那目光一直盯着我，似乎要从我脸上看出什么破绽。我被他看得浑身不自在，忙把头低下，恰巧目光和桌子上那份厚厚的档案碰在一起，脸上猛一阵发烧。这时郑科长才慢声细气地说：“身体纤弱了些。”

“不，不，瘦是瘦些，可我没有病，挺结实的。”我唯恐因为这苗条的身段耽误了大事。

郑科长微笑着说：“我们劳资部门是要量体裁衣，根据你的条件，干机械加工，体力是差了些，不过……”

“不，我干什么活都行，不挑不拣，决不给领导找麻烦。”我一口气说完后，乞求地望着这个捏着我命运的人。

他依旧盯着我，温和地说：“这很好，年轻人应当服从分配。我的意思你就去化验室好了，身体条件正合适，活儿又轻，又能学技术，每天像医生一样穿着白大褂，戴着白帽子。不，应该说比医生要求还严格，上班前必须先到更衣室换洗一遍才能进去。别看我是个科长，也无权随便进入化验重地呀！”

他讲着，我感激得连连颌首。好像他并不是一位初见面的科长，而是一位关怀入微的长辈。粉碎了“四人帮”，真是一切都变了！正当我沉浸在兴奋中时，郑科长已拿起桌上的电话：“接化验室。喂——你是苏茗吗？来劳资科一趟，给你分去个徒弟。”

当苏茗走进劳资科时，我惊得瞪大了双眼。天哪，原来他就是那个没留下姓名的恩人！我双眸痴痴地望着他。

他略一迟疑，好象想了起来，惊异地说：“是你！”

没头没脑的话使郑科长纳闷地望望苏茗，又望望我，说：“你们认识？”

我这才从痴呆中醒过来，正不知该说什么，苏

茗却摆摆手，高兴地说：“走，先到化验室看看去。”

春光融融、柳枝袅袅的季节终于来临。我在化验室里度过了“新生”后的六个月。六个月来，苏茗的心血和时间几乎全都消耗在对我这个徒弟的“扫盲”上。我除了深深感激外，便遵照他安排的时间表，去工作，去学习。他像一位年轻的师傅，更像一位严厉的兄长，在某些时候又象一位调皮的小兄弟。

就在这嫩芽钻青、粉衣初裁的季节里，我内心深处似乎也在孕育一株幼芽。是爱情？不！爱情在每个年轻人心中都有过描绘，唯独我没有，也不应该有，因为我不是一个纯真无瑕的少女啊！但当他那双闪烁着热情火焰的大眼睛盯着我时，我就感到脸上微微发烫，心里霍霍直跳。难道这就是那株嫩芽破土了吗？这太可怕了，我怎能连累他呢？他是共青团员、新长征的突击手啊！可我……我必须关紧这扇大门，拔掉这棵幼苗，拼命地学习，拼命地工作，用它掩埋爱情。

然而，这一切并不是依照舞台调度来处理的，该发生的照样发生了。

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周休日，我正在家里埋头作习题，门外突然传来了苏茗的喊声。我忙搁下笔将屋门打开，那熟悉的身段，熟悉的脸盘，熟悉的

笑容，一起出现在我的眼前。我忙将他让进屋里，问道：“明天你不是要参加市里的会议吗？去报到了？”

“报……报过了。”

“发言提纲整理了没有？”

“整理……整理过了。”

他平时口齿流利，今天却结结巴巴，我感到有点异样，忙说：“你布置的十道习题我已作完了七题，就请批改吧。”说着把作业本双手递到他面前。他仔细地看了一遍，点点头：“不错，进步挺大的。”说完瞅瞅我，压低嗓门问：“伯母和大哥在家吗？”

我脸发烧，心发慌，说：“在……不，不在家，都上班去了。”

他这才怯懦地说：“明天，明天是你 23 岁生日，正巧我姐姐明天周休，我求她在家给你做几样可口的菜，你一定要去。”说完脸却羞得像块大红布。末了，又补充说，“对了，我还让她一定做个你最爱吃的拔丝苹果。你猜姐姐咋说？”他流露出孩子般的稚气，两眼朝我忽闪着，“姐姐说，‘你别赶着鸭子上架了，人家第一次来家，就想让我献丑。’后来我说出了咱们的友好关系，她还是乐意地答应了。”

当时我的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是酸是辣，是苦是甜，连我自己也说不清。不答应他吧，你看他那双期望的眼睛；答应他吧，我有啥资格。想到这里我摇摇头：“不，我不能去。”